

音 韵 学 通 论

胡 安 顺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学通论/胡安顺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3 重印
ISBN 7-101-03297-4

I. 音… II. 胡… III. 汉语—音韵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256 号

责任编辑:郑仁甲

音 韵 学 通 论

胡 安 顺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1¼ 印张 · 252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 - 6000 册 定价:22.00 元

ISBN 7-101-03297-4/H·185

自序

古籍多假借，举烛鼠璞之类触目可见。假借之形成，赖乎音韵，故治小学通古义者需明音韵。以古音求古义，可使千年疑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舍古音以求古义，则难免望文生训，亡羊于歧。音韵于古籍重要若此，先代鸿儒尚且视为释疑解惑之利器，今之为学求是者岂可忽之哉？

音韵之学，滥觞于汉魏，兴隆于有清。清儒于音韵之贡献可谓大矣。有昆山顾亭林首唱于前，婺源江慎修、金坛段若膺、休宁戴东原、嘉定钱辛楣、曲阜孔众仲、高邮王念孙、歙县江晋三、番禺陈兰甫诸人继之于后。推澜扬波，踵事增华，极一时之盛，遂使音韵由解经之附庸蔚为大观，与文字、训诂鼎足而立。

近世以来，从事音韵之学者有增而无减，如章太炎、黄季刚、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曾运乾、魏建功、黄淬伯、汪荣宝、赵荫棠、白涤洲、王力、周祖谟、陆志韦、张世禄、董同龢等先生共承清儒之伟业，贡献良多，又有西方汉学家高本汉辈以其新语言理论及方法参乎其间，遂使现代汉语音韵学之基础得以建立。此可谓中西之合璧，音坛之美事也。

余樗昧不敏，于前修时贤，瞠乎其后，无能为役，然私心雅好斯道，始从华东师大史存直先生问难，继从先师东北师大李葆瑞先生专攻其术，虽无所成就，亦能日泳其间，以为常业。是书不揆浅陋，所论微乎其微，乃补荆璞之燕石耳，存乎取舍之间，不足以为智者

道；但能思古撰述立说之训，不为凿空之论。古人云：“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壤之歌，有应风雅。”余不敢奢望是书取用于人，学者若能辱指其疵亦或容其一愚之见，则是得其知音，闻其友声，云胡不喜？

是书之撰，已逾十载，其间时作时辍，作时暑日挥汗，寒夜孤灯，艰辛备尝，苦何如之！撰成而问梓者数，然多以知音者少而见拒。想昔人研究音韵之盛，而今学人竟多未之知，是音韵之道衰乎，抑学术之道衰乎？哀何如之！尔来复删汰增益，正其谬误，蒙中华书局应允付梓，使积年辛勤，引玉之见，稍可流布海内，传之其人。于是乎拂衣而喜，顿足而舞，搏髀而歌，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乎己，又乐何如之！

忆昔在校之时，先师之垂训，闫玉山师之指教，如在昨日，俯仰之间，已十有八年矣，日居月诸，逝者果如斯夫！因感古人惜时之叹，秉烛之趣，立言之旨，良有以也。

《国策》有语云：“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费。’伯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百倍。”书宜有序，无序则似有所缺，尤其名人之序大有伯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之效，故自古人多为之。余亦欲效法古人，然又自觉是书之陋不足以辱名家之彩颖，遂自为序。

胡安顺

于陕西师范大学菊香斋

二〇〇一年九月

再 版 前 言

《音韵学通论》一书由中华书局初版于 2001 年。本次再版时应书局之约对原书进行了一番修订工作,主要改正了其中的校对错误及少数提法,同时增加了《五音集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的简介、部分用例及“主要参考文献”等内容。是书出版一年来承蒙读者专家不弃,使其暂得以承乏献芹,部分高校且采用作研究生教材或本科生参考书。殊觉荣幸,更有履冰惶恐之感,举鼎绝膑之忧。本次修订时虽尽心力而为之,纰缪仍当在所不免,尚乞读者谅之。

胡安顺

2003 年 2 月



胡安顺

陕西商州人

1949年12月生

东北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汉语教研室

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学位委
员会委员

独撰、主编著作5部，另有论文30余篇

目 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音韵学与语音学	(1)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2)
第二章 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结构的分析和归纳	(9)
第一节 音韵学对汉语声母的分析	(9)
第二节 音韵学对汉语韵母的分析	(17)
第三节 音韵学对汉语韵母的归纳	(22)

第二编 中 古 音

第三章 《广韵》	(26)
第一节 《广韵》以前的韵书	(26)
附录一 《切韵·序》注	(32)
第二节 《广韵》的产生	(36)
第三节 《广韵》的版本	(38)
第四节 《广韵》的体例	(40)
附录二 《广韵》韵例	(41)
第五节 《广韵》的四声配合	(42)
第六节 根据《广韵》探求中古音的方法	(47)
第七节 《广韵》的声类和声母	(52)

第八节 《广韵》的韵类和韵母	(62)
第四章 《韵镜》	(84)
第一节 《韵镜》的产生和作用	(84)
第二节 《韵镜》的体例	(86)
附录三 《韵镜》图例	(87)
第三节 《韵镜》对中古声母和韵母的分析	(95)
第四节 《韵镜》和《广韵》在考察中古音中 的互补作用	(102)
第五章 中古音系	(104)
第一节 中古音的声母	(104)
第二节 中古音的韵母	(109)
第三节 中古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	(116)
第四节 中古音的声调	(119)
第六章 《广韵》一系的韵书和韵图	(124)
第一节 《广韵》以后的几种韵书	(124)
一、《景德韵略》	(124)
二、《集韵》	(124)
三、《礼部韵略》	(126)
四、《壬子新刊礼部韵略》	(127)
第二节 《韵镜》以后的几种韵图	(131)
一、《七音略》	(132)
二、《四声等子》	(135)
三、《切韵指掌图》	(138)
四、《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141)
五、《五音集韵》	(143)
六、《古今韵会举要》	(145)

第三编 近代音——从中古音到北京音的变化

第七章 近代音·····	(148)
第一节 《中原音韵》·····	(148)
第二节 《韵略易通》·····	(150)
第三节 近代音的声、韵、调·····	(151)
第八章 从中古音到北京音的变化·····	(157)
第一节 声母的变化·····	(157)
第二节 韵母的变化·····	(164)
第三节 声调的变化·····	(169)
附论一 根据今音辨识中古音方法说略·····	(173)
附论二 古入声字辨识三法·····	(184)
附论三 反切概说·····	(193)

第四编 上古音

第九章 上古音的声母·····	(215)
第一节 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和方法·····	(215)
第二节 研究上古声母的几项重要结论·····	(217)
一、古无轻唇音·····	(217)
二、古无舌上音·····	(222)
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225)
四、喻 _三 归匣、喻 _四 归定说·····	(226)
五、照 _二 归精说·····	(228)
第三节 上古声母系统及拟音·····	(230)
第十章 上古音的韵部·····	(235)
第一节 研究上古韵部的材料和方法·····	(235)

第二节 清代以前研究上古韵部的简况	(240)
第三节 清人研究上古韵部所取得的成就	(243)
一、顾炎武的古韵分部	(243)
二、江永的古韵分部	(248)
三、段玉裁的古韵分部	(254)
四、戴震的古韵分部	(258)
五、孔广森的古韵分部	(262)
六、王念孙的古韵分部	(265)
七、江有诰的古韵分部	(267)
第四节 清代以后对上古韵部的研究	(275)
一、章太炎的古韵分部	(275)
二、黄侃的古韵分部	(276)
三、王力的古韵分部	(277)
四、罗常培、周祖谟的古韵分部	(280)
第五节 上古韵部系统及拟音	(282)
附录四 十三家古韵分部异同表	(284)
第十一章 上古音的声调	(285)
第一节 清人对上古声调的研究	(285)
一、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	(285)
二、江永的四声说	(287)
三、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	(288)
四、王念孙、江有诰的四声说	(288)
第二节 今人对上古声调的研究	(289)
一、王力的古无去声说	(290)
二、周祖谟的古四声说	(295)
第三节 对上古声调的考察	(301)

附论四 长入说质疑	(310)
第十二章 阴阳对转与因声求义	(327)
第一节 阴阳对转	(327)
一、孔广森的阴阳对转说	(327)
二、章太炎的阴阳对转说	(328)
第二节 因声求义	(334)
一、因声求义例举	(335)
二、因声求义的流弊及其限制	(342)
主要参考文献	(344)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音韵学与语音学

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它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现代汉语语音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所谓声、韵、调系统,简单地说,就是指某个历史时期汉语声、韵、调的种类及声母、韵母的配合规律。以现代普通话为例,它有 22 个声母,39 个韵母,4 个调类。其声母和韵母的配合不是任意的,而有一定的规律,如 j、q、x 三个声母只能和齐齿呼与撮口呼的韵母相拼,而不能与开口呼与合口呼的韵母相拼。

传统音韵学分为 3 个部门,即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今音学是研究中古时期(隋唐时代)汉语声、韵、调系统的一门学问;古音学是研究上古时期(先秦两汉)汉语声、韵、调系统的一门学问;等韵学是用“等”的概念分析汉语声、韵配合规律的一门学问,它通过韵图的形式展示某一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等韵图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声、韵配合表。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音韵学主要使用的是系联法、类推法、统计法和比较法。在标音问题上,由于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标音工具,

古人表示汉字声、韵的工具还是汉字,所以传统音韵学研究古音时还得借助某些习用的汉字作为标音工具,只是对古音进行构拟时才使用国际音标或其他注音符号,但这已是清代以后的事。

与传统音韵学不同,语音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声音的科学,它主要研究语音的系统(声音的成分和结构)、变化及发展规律,并教会人们如何去分析研究语音的系统 and 变化,如何发现语音的变化规律,同时训练人们发音、听音、记音、审音的技术。语音学一般分为普通语音学、历史语音学、描写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等。在研究方法上,语音学主要是通过描写、实验、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揭示语音的性质、系统及其发展规律,它所使用的标音工具主要是国际音标。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汉语音韵学是我国研究汉语历史语音的一门传统学问,而语音学是研究各种语言的语音及语音各个方面的一门现代科学。汉语音韵学相当于语音学中的一个部门,可以称为汉语历史语音学,二者在研究对象、分类、方法及标音工具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绝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自从语音学知识传入我国后,研究汉语声韵系统、分析汉语声韵调的特点、探求古音的发展规律以及对古音进行构拟等,都需要使用语音学知识,因此,语音学又可说是研究汉语音韵的基础和工具。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汉字学、训诂学、语法学关系密切,而且与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有广泛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

学的功用。

一、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

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

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mu^o],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mok₅],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k],拟音为[mak]。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u^o],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ok₅],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没有发生,其韵腹的变化

也很小。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讲述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采用的就是中古音系,目的在于古今对照,说明今音特点的历史根据和演变规律。

三、音韵学是训诂学的工具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意义的一门传统学问。与训诂学关系密切的学科有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文献学等,其中音韵学与训诂学的关系最为重要,是训诂学的得力工具,因为训释词义,往往需要通过语音说明问题。凡是有成就的训诂名家,无一不精通音韵学知识或本身就是音韵学大家,如清人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今人杨树达、杨伯峻、周祖谟等。《吕氏春秋·重言》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足以说明音韵对于训诂的重要: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赧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赧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喑,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

东汉高诱对其中的喏、喑二字注道:“喏,开;喑,闭。”“莒”的读

音现在为 jǔ, 韵母 ü 属于闭口高元音, 为什么高诱的注却说桓公发莒音时口形是张开的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 需要借助先秦古音的知识。原来“莒”在先秦属“鱼”部字, 其读音构拟为[kʰa], 韵腹[a]是个开口低元音, 这难怪东郭牙说齐桓公发“莒”音时的口形是“开而不闭”了。如果不是靠先秦古音来说明, 高诱“呿, 开”的这个解释反而会使人感到莫明其妙, 成为千古之谜。

在大量的古代文献中, 通假字是随处可见的。所谓通假字, 今天来看就是古人写别字。通假字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它与本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所以在写本字时才容易写成通假字(仿古另当别论)。训诂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通假字的本字。由于语音在发展变化, 有些通假字与本字的读音今天不相同了, 如果不懂得古音, 就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例如:

《荀子·非十二子》:“斂然圣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其中“佛”字用“仿佛”或“佛教的创始人”去解释都不通, 显然是个通假字, 其本字应为“勃”。唐人杨倞注:“佛, 读为勃。勃然, 兴起貌。”“佛”与“勃”的今音差异不小, 一个声母是 f, 一个声母是 b, 一般人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的; 但是站在古音的角度看, 二者不但韵部相同, 而且声母也是相同的。怎么会知道“佛”与“勃”的声母是相同的呢? 这就涉及到音韵学上一个重要的结论“古无轻唇音”。根据这一结论, 上古没有 f 这类轻唇音, 凡后代读作 f 的轻唇音上古均读作 b、p 一类的双唇音。由于佛、勃在上古的读音完全相同, 所以古人将“勃”写作“佛”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 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有声转现象, 不懂音韵学的人就更难想到其间的联系了。例如:

日居月诸, 胡迭而微?